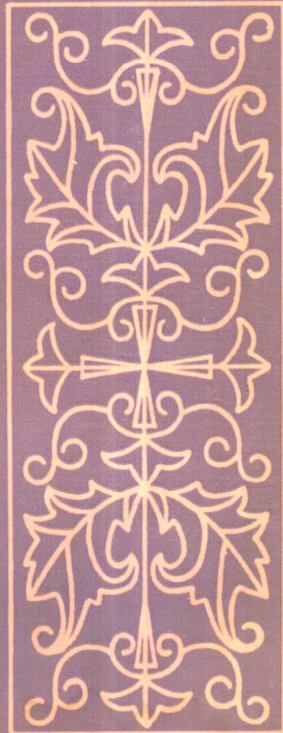




曹靖华 主编

俄苏文学史

(第二卷)



河南教育出版社

高等学校文科教材

俄 苏 文 学 史

第 二 卷

曹靖华 主编

张秋华 岳凤麟 李明滨 副主编

河南教育出版社

一九九二年·郑州

俄苏文学史(第二卷)

曹靖华 主编

责任编辑 宋士杰

河南教育出版社出版

河南焦作市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总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850×1168毫米 32开本 15印张 345千字

1992年7月第一版 1992年7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 1—1500册

ISBN7—5347—1097—9/G·912

定价 6.00元

《俄苏文学史》编委会

主 编：曹靖华

副主编：张秋华、岳凤麟、李明滨

编 委：刘宗次、冯增义、陈守成、李兆林、李明滨、余绍
裔、张秋华、岳凤麟、周敏显、赵先捷、袁晚禾、
曹靖华

第二卷执笔者

北京大学：杜奉真、李毓榛、张有福、岳凤麟、顾蕴璞、
彭克巽。

北京师范大学：王敏强、李兆林、胡斌

北京外国语学院：任平

武汉大学：陈守成、杜家驹、娄力、赵德泉、康兆安、
戴经纶

南京大学：李鑫

复旦大学：沈志宏

(以上均按姓氏笔划排列)

前 记

大型《俄苏文学史》经国家教育委员会审阅批准，作为高等学校俄语专业及文科有关系科讲授俄苏文学史课程的通用教材。

本书共三卷。第一卷概述从古代到20世纪初俄国文学发展的历史，第二卷记述从1917年至50年代初苏联文学发展的历史，第三卷叙写50年代初至80年代初苏联当代文学的发展过程。每卷书后附有重要作家、作品的中俄文对照表和其他有关资料。

本书是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北京外国语学院、南京大学、复旦大学、华东师范大学、上海外国语学院、武汉大学、黑龙江大学九所高校的40多位教师集体编写的。由各校推举的十二名教授组成编委会，负责全书的统筹事宜。

主编曹靖华生前曾主持编委会的工作，因年事已高，后来又长时间卧病，实际工作交由三位副主编张秋华、岳凤麟、李明滨承担。他们分别负责第一、二、三卷的统编定稿。孙绳武、蒋路为第一卷的审稿人，叶水夫为第二、三卷的审稿人。

为适应教学急需，本书第一卷曾以《俄国文学史》为书名于1989年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过单行本。现在经国家教委批准，本书三卷由河南教育出版社作为高等学校文科通用教材统一出版。

目 录

绪论.....	(1)
第一章 国内战争时期和二十年代文学 (1917-1929) ...	(5)
第一节 文学历史概况.....	(5)
第二节 别德内依	(23)
第三节 勃洛克	(34)
第四节 叶赛宁	(44)
第五节 绥拉菲莫维奇	(59)
第六节 富尔曼诺夫	(68)
第七节 革拉特科夫	(77)
第八节 特列尼约夫	(85)
第二章 高尔基	(94)
第三章 马雅可夫斯基.....	(153)
第四章 三十年代文学 (1930-1941)	(183)
第一节 文学历史概况.....	(183)
第二节 马卡连柯.....	(203)
第三节 卡达耶夫.....	(209)
第四节 普利什文.....	(216)
第五节 帕乌斯托夫斯基.....	(221)
第六节 包戈廷.....	(226)
第五章 肖洛霍夫.....	(239)

第六章	奥斯特洛夫斯基·····	(271)
第七章	阿·托尔斯泰·····	(287)
第八章	卫国战争时期和战后初期文学 (1941—1954) ·····	(316)
第一节	文学历史概况·····	(316)
第二节	伊萨柯夫斯基·····	(336)
第三节	吉洪诺夫·····	(349)
第四节	爱伦堡·····	(356)
第五节	波列沃依·····	(364)
第六节	柯切托夫·····	(372)
第七节	西蒙诺夫·····	(381)
第九章	法捷耶夫·····	(391)
第十章	费定·····	(417)
第十一章	列昂诺夫·····	(433)
第十二章	特瓦尔多夫斯基·····	(447)
附录	重要作家、作品译名对照表·····	(464)

绪 论

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开辟了人类历史的新纪元，创建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同时也诞生了一种新型的革命文学——苏联文学。苏联文学，继承和发展了俄罗斯古典文学的优秀传统，以新的主题、新的主人公、新的创作方法出现在世界文坛上，揭开了世界文学史上新的篇章。

本书所论述的内容是从十月革命起至 50 年代初全苏第二次作家代表大会止这一历史时期的苏联文学，更确切地说，是列宁、斯大林领导时期的俄罗斯苏维埃文学。它大体上包括下面三个阶段：(1) 国内战争时期和 20 年代文学；(2) 30 年代文学；(3) 卫国战争时期和战后初期文学。在这近 40 年的发展过程中，苏联文学形成了自己鲜明的特点：

首先，它植根于十月革命后苏联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生活土壤，密切结合革命斗争，为劳动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几十年间，苏联人民所经历的波澜壮阔的历史画卷，多姿多采的社会风情，以及工人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的精神面貌，在苏联文学中得到了生动的艺术体现。继高尔基的《母亲》之后，一批史诗式的优秀作品，如：马雅可夫斯基的《列宁》和《好！》，肖洛霍夫的《静静的顿河》、《被开垦的处女地》，阿·托尔斯泰的《苦难的历程》三部曲，法捷耶夫的《青年近卫军》等，相继问世，列入世界文学名著之林，为苏联文学赢得了荣

誉。特别值得提出的是，苏联广大作家在长期的艺术创造中塑造了一系列生机勃勃、光彩照人的无产阶级英雄形象、社会主义新人的形象，如：莱奋生（法捷耶夫的《毁灭》）、保尔·柯察金（奥斯特洛夫斯基的《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奥列格（法捷耶夫的《青年近卫军》）、密烈西耶夫（波列沃依的《真正的人》）等，他们的革命精神和高尚品德成为人们学习的楷模，鼓舞着成千上万追求光明、追求理想的青年顽强拼搏、奋进不息。他们所产生的精神力量和社会效果是人类文学史上前所未见的。这种以先进的社会主义思想武装自己、着力铸造社会主义新人的艺术品格，是苏联文学区别于以往任何时代和任何地区的文学最显著的特点。但由于在一个时期内在文艺与政治、文艺与生活的关系上理解得过于片面、偏执，以致有些作品存在着公式化、概念化、艺术表现力不高等缺陷。

其次，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是苏联文学的基本创作方法。革命胜利后，新的文学究竟应该怎样反映新的现实、描写新的题材、刻画新的人物，这是当时文艺界面临的新的历史课题。广大苏联作家进行了多方面、多途径的摸索和探讨，各种文学团体、文学流派曾纷纷涌现，艺术上各树一帜。20年代末文艺界又开展了关于苏联文学的性质的广泛讨论。在此基础上，于1934年在苏联作家协会章程中首次正式提出了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把它作为苏联文学和苏联文学批评的基本方法，强调从现实的革命发展中真实地历史具体地描写现实，同时这种艺术描写要能与用社会主义精神教育人民的任务结合起来，并且要保证艺术创作的可能性，去选择各种各样的形式、风格和体裁。在以后的实践中，这一创作方法对苏联文学的进程一方面产生了积极的重大的作用，同时也出现了一些不容忽视的问题。文件上规定的“基本方法”实

际上变成了“唯一的”方法，阻碍和限制了艺术上百花齐放自由竞赛局面的形成，再加上后来苏联社会生活和艺术生活中存在的种种问题，就导致了1954年全苏第二次作家代表大会以后对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定义和内涵进行了多次讨论和修改。苏联文艺理论界和学术界还根据国内外文艺思潮、文艺理论的演化和嬗变展开了激烈的争辩，提出了一些新的论点和主张。这方面的是非得失，有待进一步的研究和总结。

再则，苏联文学事业接受共产党的领导。社会主义文学事业不依附、仰仗于某个人或某社会集团，它是党所领导的整个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有机组成部分。党的领导是社会主义文学的一个重要的特征。十月革命初期，列宁在与无产阶级文化派的错误倾向作斗争时，就严肃指出，它必须在“苏维埃政权和共产党总的领导下，把自己的任务当作无产阶级专政任务的一部分来完成”。此后，党根据各个历史时期文艺运动的实际情况又提出了各项方针政策，还多次作出了关于文艺问题的决议。其中如1925年6月《关于党在文学方面的政策》的决议就是一个重要的历史文献，它深刻地分析了客观形势，在如何扩大、巩固作家队伍，如何正确对待各种文学流派和文学团体，如何满足广大群众日益增长的文化需要等问题上，提出了正确的方针意见，有力地推动了无产阶级文艺运动的向前发展。但是，党对文学的领导也出现过偏差和失误。（如1946年《关于〈星〉和〈列宁格勒〉两杂志》的决议）。回顾历史，鉴往知今，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是社会主义文学健康发展的重要保证。

总之，苏联文学作为世界社会主义文学的前驱者和开拓者，在前进的道路上，披荆斩棘，历尽艰难，几十年间既取得了举世公认的辉煌的成就，也出现过曲折和失误，它的经验和教训都是

国际无产阶级文艺运动和社会主义文学事业的宝贵财富。

在漫长的岁月中，中国人民一直把苏联文学视为自己的“良师益友”，热烈地欢迎它、喜爱它。解放前中国的进步作家和翻译家把介绍苏联文学当作庄严的革命任务，鲁迅把它比作“给起义了的奴隶偷运军火”和“取天火给人类”。解放后中国人民在从事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火热斗争中仍然需要从苏联文学中汲取有益的精神滋养。他山之石，可以攻玉，为了发展和繁荣我国的社会主义文学事业，促进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我们有必要对苏联文学的历史和现状进行全面的考察和认真的研究。

第一章 国内战争时期和 二十年代文学

第一节 文学历史概况

(一) 社会历史背景和文学发展的一般进程

阿芙乐尔号巡洋舰的炮声，震撼着俄罗斯大地，摧毁了地主资产阶级的统治机器，烈火中诞生了无产阶级专政的苏维埃国家。革命的胜利和苏维埃政权的确立必然激起被推翻的剥削阶级的仇恨，他们勾结英、美、日、德等 14 个帝国主义国家，妄图将新生的苏维埃政权扼杀在摇篮里。军事干涉、武装叛乱，加上饥饿严寒，粮食不足，燃料奇缺，年轻的共和国濒临绝境。“国内状况危机到了极点”。^① 这些在苏联电影《列宁在十月》、《列宁在 1918 年》、长篇小说《苦难的历程》、《铁流》等文学作品中都有生动的记载。英勇的苏联人民在列宁领导下实行军事共产主义，艰苦卓绝，浴血奋战，终于赢得了国内战争的胜利。从 1921 年 2 月俄共第十次代表大会起，开始向新经济政策过渡，共和国的巨轮平稳地驶入了“和平建设的船坞”。

随着国民经济的恢复，1926 年起，逐步进入了社会主义工

^① 列宁：《论饥荒》，《列宁选集》，第 3 卷，第 563 页。

业化和农业集体化新阶段。到 20 年代末，国内政治、经济、文化各条战线呈现一派蒸蒸日上、欣欣向荣的景象，显示出社会主义制度的巨大优越性，与资本主义国家世界性的经济危机相比，风景这边独好。

从十月革命胜利到 20 年代，总的来说，是新旧历史交替的大转折时期，阶级斗争异常尖锐复杂，社会生活急剧动荡变化。这一切不能不对作为意识形态之一的苏联文学产生深刻的影响。无论是作家队伍的形成，文学思潮的交锋，文学团体的兴衰，乃至文学创作本身，都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

十月革命初期，原俄罗斯作家队伍发生了严重的分化。按其政治倾向大致可分为三类：第一类，拥护革命，积极支持革命。他们中许多人在革命前就与无产阶级文学运动保持着密切的联系，积极投身革命活动。如高尔基、绥拉菲莫维奇、别德内依、马雅可夫斯基等属于这一类。他们是年轻的苏维埃文学的核心。其中高尔基，早在革命前，列宁就称他是“无产阶级艺术的最杰出的代表”、“无产阶级艺术的权威”，赞许他以自己伟大的艺术作品“同俄国和全世界的工人运动结合太牢固了”。十月革命后，他积极参加社会文化活动，做了大量的组织领导工作。他一方面继续从事文学创作，硕果累累，同时又热情培养扶植青年作家，呕心沥血，卓有成效。他被公认为苏联文学的奠基人。

第二类，同情革命，逐步转向革命。他们大部分是革命前具有民主主义倾向的作家，如勃留索夫、勃洛克、魏列萨耶夫、库普林等，其中变化最突出，最富有意义的，当推勃洛克、勃留索夫。他们是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俄国象征主义诗歌的代表人物。他们远离人民，沉醉在个人主义神秘主义的梦幻中，1905 年第一次革命前后，他们开始觉醒。十月革命使他们的思想和创作发

生了质的飞跃。勃洛克在《知识分子与革命》(1918年)一文中,呼吁知识分子“以整个身体、整个心灵、整个意识,倾听革命”。勃留索夫不顾昔日旧友的冷嘲热讽,毅然与旧营垒决裂,1920年光荣地加入了布尔什维克党。他俩是旧俄知识分子、旧俄作家向往光明、追求进步的光辉典型。

第三类,敌视革命,甚至恶毒攻击革命。如梅列日科夫斯基(1866—1941)、巴尔蒙特(1867—1942)、吉比乌斯(1869—1845)、列米佐夫(1877—1957)等。这些人或侨居国外,或潜藏国内,以公开或隐蔽的方式进行反对苏维埃政权的活动。

大家知道,十月革命后,有相当一部分俄国作家流亡国外。其中有些人,由于不理解革命的性质和意义,畏惧革命,流落异国。后来,客观形势和自己思想认识发生了变化,又重新返回祖国。如阿·托尔斯泰,出身贵族,1918年秋离开俄国,流亡欧洲,1923年才回到苏维埃祖国的怀抱。回国后积极从事社会政治活动,创作了三部曲《苦难的历程》和《彼得大帝》等名著,对苏联文学的发展作出了重要的贡献,受到了党和人民的高度信任和尊敬。这类情况必须根据当时的历史条件,进行具体的考察。

国内战争和20年代,各种文艺思潮纷纷出现,非常活跃,各种文学团体五花八门,名目繁多。这是革命转折时期尖锐的阶级斗争和复杂的社会矛盾在文学上的反映,构成了这一时期文学发展中的鲜明特点。十月革命后的苏联文坛上究竟出现过多少流派团体,迄今恐难作出精确的回答。勃留索夫在《俄罗斯诗歌的昨天、今天和明天》(1922年)一文中谈及国内战争时期莫斯科诗坛情况时,就曾提到许多流派的名称,诸如:现实主义派、新现实主义派、浪漫主义派、新浪漫主义派、象征派、阿克梅派、

未来派、意象派、表现派、无为派、折中派及无产阶级诗人等等，这里仅仅是指诗歌方面，而且所列名称还不完全。由此可见一斑。这些流派或团体，其成员的人数，多寡不一。存在的时间，也有短有长，有的只是昙花一现，瞬间即逝。党对这些流派和团体的方针是：不承认任何一个文学集团有垄断文坛的特权，主张各种团体和流派自由竞赛。同时对于违背党的方针政策的错误倾向则给予严肃的批评和积极的引导，以保证无产阶级的文学事业健康地向前发展。下面基本上按时间的顺序，对这个时期内影响较大的一些文学团体、流派和党关于文艺问题的若干重大决议，作些简略的介绍。

十月革命初期，规模最大的文化团体是“无产阶级文化协会”或称“无产阶级文化派”（Пролеткульт）。它于1917年10月在彼得格勒成立。这是一个广泛的群众性的文化组织，分会遍及许多城市和工厂。十月革命后，各地协会最多时达1381个，会员约40多万，还有工人文化宫、各种文艺小组、学校以及《无产阶级文化》、《未来》、《熔炉》、《汽笛》等20余种刊物和几个出版社。它的建立反映了无产阶级渴求文化知识的愿望，对推动苏维埃文化事业的发展起过一定作用。但由于它的领导人和理论家波格丹诺夫、普列特尼约夫等鼓吹并坚持反马克思主义的所谓“无产阶级文化”纲领，终于把这个组织引入歧途。“无产阶级文化协会”的主要错误是：首先，在党的领导问题上，它的领导人在“文化自治”的口号下，排斥党的领导，企图把无产阶级文化组织同苏维埃政权对立起来。他们宣扬党、工会、无产阶级文化协会三者并列，各自独立。提出什么“无产阶级文化协会是无产阶级文化创作的阶级组织，如工人政党是政治组织，工会是经济组织一样”。为此，他们公然反对将无产阶级文化协会置于教育人民

委员部的管辖之下。其次，在对待文化遗产问题上，他们鼓吹历史虚无主义，主张全盘否定文化遗产。他们从其“组织科学”的理论出发，认为文化艺术是以“生动的形象”来组织人们的“社会经验”，而无产阶级的“阶级经验”同以往的“阶级经验”截然不同，因而无产阶级的文化艺术就必然和过去的文化遗产毫无共同之处。在波格丹诺夫的影响下，他们有的人提出，“把资产阶级文化作为一堆废物扔掉。”有的人扬言，“不需要继承联系，苏联读者不需要列夫·托尔斯泰和其他古典作家的小说，它们任何时候都不会再版。”他们甚至宣称：“要把那些旧的艺术形式撕毁、粉碎，从地面上消灭干净。”无产阶级文化派的著名诗人基里洛夫在一首诗题为《我们》的诗中写道：

我们狂热，我们好斗，

我们如狂如醉。

让人们对我们叫喊：

“你们是刽子手，你们扼杀美！”

为了我们的明天——我们要把拉斐尔烧成灰，

要把博物馆统统捣毁，

要把艺术之花踩得粉碎。

列宁和布尔什维克党对无产阶级文化协会的反马克思主义错误倾向进行了坚决的斗争。1920年9月列宁在《唯物主义与经验批判主义》第二版序言中指出：“波格丹诺夫在‘无产阶级文化’的幌子下偷贩着资产阶级的反动观点。”1920年10月列宁给无产阶级文化协会代表大会亲自起草了一项决议草案《论无产阶级文化》。1920年12月，俄共中央根据列宁多次批评的精神，又作

出了著名的《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协会》的决议，即“俄共中央的信”。在这些文件中严厉批判了“无产阶级文化”的观点，认为它“在理论上是错误的，在实践上是危险的。”^①列宁指出“马克思主义这一革命无产阶级的思想体系赢得了世界历史的意义，是因为它并没有抛弃资产阶级时代最宝贵的成就，相反地却吸收和改造了两千多年来人类思想和文化发展中一切有价值的东西。”^②并明确要求无产阶级文化协会必须在“苏维埃政权和共产党总的领导下，把自己的任务当作无产阶级专政任务的一部分来完成”。^③

20年代初，由于国内战争结束，开始实行新经济政策，各种文艺思潮、各种文学流派，纷然杂呈，更趋活跃。影响较大的有：“谢拉皮翁兄弟”（Серрапионовы Братья）（1921—1926）；成员有符·伊凡诺夫、吉洪诺夫、费定、左琴科、斯洛尼姆斯基、卡维林、尼基钦、隆茨等。该团体得名于德国浪漫主义作家霍夫曼的同名小说集。在霍夫曼作品中，谢拉皮翁兄弟六人，各有不同的个性，“谢拉皮翁兄弟”即以此自喻。他们鼓吹艺术脱离政治，主张为艺术而艺术，否定一切功利主义。隆茨在《为什么我们是“谢拉皮翁兄弟”》（1922年）一文中声称，他们既不和共产党员在一起，也不反对共产党员，而是“和隐士谢拉皮翁在一起”，“我们相信文学的幻想是特殊的现实，因为我们不要功利主义，我们不是为宣传而写作。艺术象生活本身一样是现实的，它也象生活本身一样是没有目的和没有意义的，它之所以存在，是因为它不能不存在。”隆茨的这些主张虽然并不能完全代表所有的成员的观点，但他们中许多人确实只注意艺术形式和手法的探索，存在过忽视政治的倾向。他们中有不少人很有才华，后来成

①②③ 列宁：《论无产阶级文化》，《列宁选集》第4卷，第362页。